

相由心生

境隨心轉

劉素雲老師主講

(第四集)

2010/4/7

香港佛陀教育協會

檔名：52-441-0004

尊敬的師父上人、尊敬的各位同修、尊敬的各位大德，大家早上好！

今天是我來香港以後第四次坐在這裡，和大家面對面的交流學佛的體悟、感悟和快樂。今天我和每天不一樣，帶來了一個小題綱，這就是我今天前半段的題綱。昨天有些同修希望我能講講這幾個問題，應大家的要求，我就把我對這幾個問題的膚淺的感受跟大家說一說。

第一個題目就是關於教育方面的問題。因為昨天中午用過午餐之後，我們大家在一起，圍坐在一起，就是面對面的閒談，我像給大家講故事一樣。當時好多佛友聽了以後非常高興、非常開心，說明天妳面對鏡頭跟大家說說吧。所以，今天我就把我昨天說的內容，大概的在這裡再跟在坐的各位同修說一說。

關於教育問題，我應該是沒有什麼太大的資格來說，雖然我曾經是一個教育工作者。我是一九六四年參加工作，當時是到一所小學去當代課教師，然後也到中學教過學，那就是我做過小學教師、中學教師，當過小學校長，也搞過教學研究。一九七五年以後，我就從教學第一線到了第二線，然後一九八二年，我就離開了教育崗位，轉行做另外的工作去了。做為我來說，我曾經是學生，後來我又當過老師，我也當過家長，現在我孫女在上學，我也算家長。所以我就把我對目前教育現狀的一些感受，跟大家交流交流，僅供大家參考。有說錯的地方，你們就當我沒說，別生煩惱。

教育這個問題確實是一個嚴肅的問題，它關係到一個民族的興

旺發達。這個問題在我們目前來說，應該是提到日程上來的時候了。我覺得教育，這麼多年，就從我一九六四年參加工作以來，我就按照這順序往前推著說。一九六四年我參加工作以後，教的是一年級的小學生。我是小老師，他們是小學生，在一起幾乎就是一個孩子王領著孩子們玩。在我的心裡，我沒有說我是老師，他們是學生，我橫眉冷對。就是我教的大學生，比我小個五、六歲，七〇屆畢業的，教的最小的學生，現在也都四十多歲了，沒有一個學生說怕劉老師，說不敢接觸劉老師。後來有些大人說，說你一臉的嚴肅。我說不對呀，我那些學生和我可好了，沒有一個學生怕我的。他們說，那可能你就是適合做孩子王，適合教學。我還一直當班任，讓我當科任我都不感興趣，有的老師說當科任省心，不用操當班任的心，我還非得願意當班任。

我告訴你們我有個什麼本事，我記憶力非常好，是那時候，現在我記憶力沒有了，我啥都記不住，除了阿彌陀佛，其他我都記不住。所有親朋好友的電話，我現在唯一能記著的，不用翻本看的，就是我姐姐家的電話號。因為我姐身體不太好，我時不常和她通話。其他的佛友，哪怕跟我住在一個樓，我都不記她家電話號。我要給她打電話，我得先翻我的電話本。但是那個時候我參加工作以後，我記學生名特別快，我不知道這個本事是誰教我的。有一次我又接了一個那樣的班，我不說你們也知道，我記得我昨天說了，我那學生都淘氣到什麼程度。我又接了一個那樣的班。

開學的第一天，在校門前排隊集合。當時我們班有一個畫三個三角號的，這就是說他就是那個學校的一號王，就是最淘氣的、最調皮的，分到我班了。當時我看名冊的時候，基本上都帶號，不帶號的少。所以就這個三個三角號的，那肯定是我心目中的重點對象。但是這些孩子我都沒見過，所以排隊的時候我心裡就想，我爭取

我第一眼我能把這三個三角號的學生認出來。實際我當時心裡怎麼想的？對他有一個震攝，你看老師沒見過我，她一下能認識我，我當時就這麼想的。排好隊以後，我就挨著個看，男孩子哪個也不像，我就覺得他今天沒來報到？這個時候就在我學校門前有塊揭示板，就在那個揭示板的柱子後面，站著一個黑不溜秋的、眼睛毛嘟嘟的，攔那兒探頭探腦的望。我一瞄，好傢伙，就是你！我就走到他跟前，叫著他的名字，我說請你站到隊伍裡。他那眼睛本來就毛嘟嘟，挺大的，挺漂亮的一個小男孩，他就瞪大眼睛瞅著我。後來他跟我說，老師，你就那一句話，我服了，這老師神了，她怎麼把我認出來了？

然後他還跟我調皮。他說，老師，你說我站在哪合適？我說你按照你的個頭你自己找位置，你認為你站哪合適你就站哪，我說老師不給你找位置，你都這麼大了，應該自立了。他就從第一個小個兒開始跟人家比，比比比，挨著個往後比，比到倒數第三個，問我：老師，我站在這行不行？我說你看行就行，你看不行，你接著比。然後他說，那我就站這吧。結果這個孩子就自己找了個位置站那了。他們學生後來跟我說，老師，你給我們來了個下馬威。這是第一個。

第二個，這不是排座嘛，一個男孩，一個女孩，一共這麼四排。排完了以後，我就按照這個座位，填的點名冊。填完了以後，我回家，我真是晚上一宿沒咋睡覺。我幹啥呢？我背這個名冊來的。我就從這一行的第一座，一個一個、一個一個，一直到完了，一行一行。我自己在家演習來的，不是我聰明，是我演習來的，我背來的。背好了以後，這不就是第二天見面，那就是我們的第二次見面。然後學生都坐好以後，就這個小淘氣包兒，黑呼呼的這個小小子，坐那兒坐不住，直擰的。我說，你是不是坐那兒不舒服？你不舒

服，你看看你怎麼調整調整。他說老師，我就是坐不住，我總想蹣蹣，我蹣蹣蹣蹣，行不行？我說，那老師先不點名，你先蹣蹣蹣蹣。完了，他就下地了，就擱這個空，這麼來回蹣蹣兩圈。我說你蹣蹣夠沒有？他說老師，我蹣蹣夠了。我說蹣蹣夠了，回到座位上去坐著，等著老師要點名了。他就回到座位上去。

這時候我手裡沒有點名冊，點名冊我放在辦公室我沒拿，我就要看看我自己能不能把這，當時是五十六個孩子，不是五十四個孩子，標準班。然後我就按照我昨天晚上在家演習的，瞅著這個學生，叫他的名。我說，如果老師叫對了，你就站起來答一聲到，老師要叫錯了，你坐那兒瞅著我，你不動彈，我就知道老師叫錯了，老師給你道歉。完了，這學生都規規矩矩的，坐得可直溜了。我就開始叫，從第一座開始，一座叫完叫二座、三座，就這樣，全班，我真是爭氣，我一個沒叫錯，全都叫對了。當時同學那個眼神，我現在回想起來都記憶猶新，就那麼驚詫！後來他們跟我說，老師，這是您給我們的第二個下馬威。我們同學在一起說，這個老師了不得，咱們可不能惹她，她記性怎這麼好？你說昨天剛見面，她今天怎麼把五十多個學生都認出來了。實際不知道，我在家練了，這我不能告訴他們是不是？因為，我剛開始接小學一年級那個班的時候，我昨天不給講嘛，鬧了那麼多笑話。我接的這個班是初中一年級的一個班，然後我就和這些學生在一起打成一片。

我這個學生，小淘氣包，淘到什麼程度？昨天我說，念了小學六年，就認識自己那名那三字，還不會寫，就是這個。你說這樣一個學生，你讓他規規矩矩、老老實實，四十五分鐘擱那直溜坐著，你真難為他。實際我心裡挺心疼他的，這個孩子。後來他上科任老師課的時候，他就開始表演。我們班的教室是一樓，從窗戶跳下去也摔不著。他不願意上課的時候，他就從靠門這一行的第一張桌上

去，就這麼繞繞繞，四趟桌子都繞完了以後，從窗臺跳下去，然後再從門進來，再這麼繞。科任老師根本上不了課。後來有的老師就說：劉老師，你們班這課我上不了。那怎麼辦？我去壓陣，每當有科任老師上課的時候，我先站在門口。我往門口一站，鴉雀無聲、規規矩矩的。然後科任老師進屋，立、禮、坐，完了以後我把門輕輕的關上，我到辦公室去。我這一走，我就有時候趴門縫聽聽，有沒有啥聲。你看吧，這裡面就熱鬧了。然後我再趴個門縫，我一探頭，嗯，又都這樣了，就在我面前那個洋相裝的。當時我一點不生氣，我就覺得這些孩子太頑皮了，太可愛了，就那麼多淘氣包子，我沒有一個討厭他們的，煩他們的。你是髒的也好，埋汰的也好，淘的也好，我全喜歡。所以後來我們那個學年的老師給我起了個外號，說我「護犢子」，就是護我學生唄。我的班的學生，我說行，我批評行；別的老師要說我班學生，他正兒八經的批評，我不說啥，那正常現象。有的老師批評學生的時候罵人，有的時候還把家長都涉及上，你媽怎麼怎麼的，你爸怎麼怎麼的。一聽這話我火冒三丈，當時我就得制止，你批評的是學生還是學生家長？所以弄得有些時候連老師也不太高興，說你這個班本來就這麼難教，我們批評批評學生，老師還站起來護著。我說我不是護我學生，我希望你們跟學生講道理，你們這樣教育學生，將來學生也會向你們學習的。

所以就這樣，這個班我一共教了多長時間，一個學期，教了一個學期以後，就調我到教導處去，提拔起來了。我實在是不願意當官，我真不願意上教導處。教導處主任是我高中的語文老師，跟我說，素雲，來吧來吧，我這兒需要妳。我說老師，你別讓我上你這來，你還讓我當班任，我就是當班任那塊料。老師說不行。後來我就到教導處去了。我們教導處的窗戶正好是對著操場，當時我離開這班孩子的時候，我心裡特別難過。我當時怎麼想的呢？既然我離

開了，我就利利索索離開。我讓他們見不著我，趕快把我忘掉，別的老師好接班。但是我知道別的老師接我這個班真是很難很難，真是難為人家了。結果有個老師接替我的工作，去做這個班的班主任，你們想想什麼景象？進不了屋。我那個淘氣包子就把拖布沾髒水，站在門口把門。只要這個接我班的老師一往門口走，他這個大拖布就這麼甩那髒水，老師怎麼進屋？後來老師就上教導處去找我的老師、找我，說怎麼辦？我就去給做解釋工作。我跟我的學生說，老師都是一樣的，你們這樣是不公平的，老師是教你們知識的，不讓老師進屋，老師怎麼教你們？我說你們誰能當老師？你站出來，讓這個老師就該做她的工作就做她的工作去，誰敢站出來？我往那一站，就鴉雀無聲了，誰也不敢站出來。

後來我就找這個淘氣包子，他是頭，我就找他談。我說你為什麼不讓某某老師進屋？你怎麼想的。他說，老師，我不想讓你走，我想用這種方法把她氣跑，再把妳請回來。我說你這種方法對還是錯？我說你還有什麼原因，你都給我說齊，你不要一個一個的就像擠牙膏似的，今天解決你這個問題，你明天又出個問題，我說這不行。他剃個小平頭，腦袋挺大，眼睛也挺大，我啪價朝他腦頭就拍一巴掌。我說你這樣不行，我要揍你的。他說，老師，妳打我也不疼。就這麼一個調皮學生，後來你們知道，又說出一條什麼理由？不喜歡這個老師。老師，我不喜歡她。我說你不喜歡老師哪塊？「她眼睛小」，說老師眼睛小，「她沒有你眼睛大，沒有你好看」。我說你看老師長什麼樣幹啥，你應該看老師教你什麼知識。我說，你長得好看？大眼睛毛嘟嘟的，你的名你還不會寫呢，你就認識你那名那三字，要不你來當老師。這樣連脅唬、帶嚇唬的，再吆喝的，我說讓不讓老師進屋了？讓，老師你別操心了，明天我就讓她進屋。第二天讓老師進屋了。

這第一招兒沒靈，沒把老師氣跑，沒把我請回去，開始用第二招。什麼招？欺負那老師的孩子，那老師的兒子，那年也就兩歲來的吧，走道還不太穩。我推你滾樓梯，就這樣的，就用各種各樣的方法，就想把這個老師氣走。後來這個孩子，反正也是在這個班待不下去了，待不下去以後，我就把他領家裡，讓我姑娘教他，我姑娘教了他大概是兩、三年吧，就是這樣。你說那個孩子他壞嗎？他不壞，他很天真、很單純，他說那個話，你就覺得他要是跟你好，他把心都能掏給你。

有一次，我到他家去家訪，他犯了錯誤，我當時那天我真是想去找他爸他媽告狀。後來我一想，他媽是精神病，他爸是扛大個的，工作那麼忙，你說我去我不是給他們添亂嘛。小學六年都讓他們操了好多心，到中學了，又攤我這個無能的老師。我一邊往他家去的時候我就一邊想，我不能告狀。我就自己告訴我自己，我上他家，我不能向他家長告他的狀。我記得非常清楚，那天還下著雨，我讓我老伴陪著我去。他家就基本上是接近農村的邊了，那個道挺不好走，還挺遠，都是泥地，再一下雨，非常滑，沒等走到他家，我就喀了個跟頭，後面全都是泥。我老伴說，這咋整啊？這咋上學生家，快回家再換衣服再來吧。我說都走到這兒了，別換了，就這麼地吧，攔手擦擦行了，我說我學生不笑話我。就去了，去了以後，我一進屋，我這學生傻眼了，當時自己就找個牆腳就站那了，就貼牆站那，直溜站著，大眼睛就毛毛瞅著我，就等著我告狀了。當時他家那個牆上就掛著這麼一個彎形的鞭子，那就是他爸打他的家巴事兒。他就瞅瞅鞭子，瞅瞅我，那意思就是告訴我，老師，你走了以後，我又遭殃了，這頓暴打是躲不過了。我當時那個心都揪起來了，六年多，這孩子挨了多少打，太可憐了。

所以他爸爸媽媽都在面前的時候，我就跟他們說，我說我來是

向你們報喜的。他爸爸、媽媽眼睛都瞪圓了，就那樣瞅著我，可能是想，孩子小學念了六年，沒有一次是受老師表揚的，凡是老師家訪全是告狀。這個老師怎麼一來來報喜？可能就等著聽我什麼喜。我就說這孩子的名，我說他到中學以後，長大了，他現在懂事了，我一一的給你們說。我說第一，你兒子非常講義氣，非常重感情，他知道老師教學的難處，所以他能幫助老師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。比如說，上課之前把黑板擦乾淨，把老師的粉筆盒都擺正當，這雖然是小事，這也說明一個孩子他心裡有這件事。第二件事，我說他特別愛勞動，從來不怕髒、不怕累，在我們班可以說要選勞動模範，肯定是這孩子排第一號。我說第三，他和同學現在不打仗，講究團結友愛。因為他小學上來的時候鑒定那就是打仗，我說這個毛病現在改得非常好。我說現在你看，來到中學才這麼短的時間，就有這麼多進步。我說這個四年中學學生生活結束的時候，你會看到另外的一個兒子，那就是一個既懂事又乖巧、學習又好的一個好兒子。結果我這學生不是擱牆角這麼貼牆站著嘛，聽我說這話，就開始往前挪，就往前蹭了，就想要上我跟前來站著。我就叫他名，我說來來，上老師跟前來站著。他在我這兒站著，我說拿小凳坐老師跟前，完了他就坐在我跟前。我就摸著他後背，叫著他的名，我就表揚他，我說你進步了，老師非常開心、非常高興。

說完了以後，家訪結束了，我要回去的時候，他爸爸媽媽說，快點、快點，送老師回家，把老師送到家你再回來。這個孩子就往我家送我的時候，道上跟我講述的他這六年是怎麼度過來的，我挨了多少打。他說被他爸爸打得半死，都數不過來數。老師，妳沒看那鞭子嗎？我一看鞭子我就發顫，但是我還扳不住我自己。他說那是我爸懲罰我的工具。就是這樣一個孩子。通過這個我就想，學生沒有壞學生，為什麼要把學生分個三六九等？在我心目中他們是一



樣的，都是我的學生。我一視同仁，我沒有偏、沒有向。

我們班有兩個，那用什麼詞來說，就是這個，家長都放棄了，不管。分到我班以後我想，學生分到我的班，我是老師，我有責任把他們教育好，我不能讓他們走上社會以後，成了一個廢人。要是這個，那早晚不得犯事嗎？那甚至都得進去。然後我就跟家長去溝通，家長說老師有能耐老師管，我們管不了。既然家長說這樣了，我當時就說，你們不管，就交給我，我管。所以這兩個學生，我是每天上班的時候到家裡去接著，一手一個領著，到教室裡。放學，我再把他們領回去，送到家裡，交給家長，說放學的時間由家長來負責。家長說，這我們也管不了。我說你們還管不了，那我就領家去管。所以就這兩個孩子，我真是在他們身上沒少操心，我一直帶著他們。因為我的兩個孩子上學我沒操過心，我沒管過，我管的都是別人家的孩子，都是我的學生，所以我婆婆對我多少是會有些不滿意的。每當我又把這些淘氣包、學習跟不上的領回家的時候，我婆婆就說：「喲，這小雲又領回了好幾個小祖宗。」說我又領回去好幾個小祖宗，我就當沒聽著一樣。老人說就說，我就把學生領到我那屋，我該怎麼教他怎麼教他，就是這樣。你說這個學生他壞嗎？他不壞，我覺得當他們畢業以後，他和我的感情可能超過那些所謂的學習好、聽話的那些學生，愈淘氣的學生和老師感情愈深。

我跟你們舉個例子，昨天中午我跟他們說的時候，給他們都笑壞了。我這兩個學生當時畢業的時候，正趕上上山下鄉。因為這兩個學生其中有一個是小兒麻痺，一面手不好使，右手不好使，這樣的，左腿不好使。我跟你們說，這個學生人家本事大不大？我不是每天帶著他倆嗎，一邊一個坐著，中午吃飯一邊一個，我們仨在一起吃飯，都帶飯盒。有一天，這邊這個，就是有毛病這個，就跟我說，老師，我上廁所。我說去吧，快去快回。他就去了，去了，待

了一會回來了，你們知道怎麼的了嗎？給我拿了一塊就這麼長這麼寬一塊肉，有肥的、有瘦的，熟的，拿上來了。這個手不是不好使嗎，用這個好使的手，顛兒顛兒托著給我拿上來了。我說這什麼意思呀？我一看，可能又犯錯了唄，那肯定不是買的。我說這什麼意思？老師，我看妳飯盒沒啥菜，我給你弄塊肉。我說擱哪弄的？樓下三門。我們那三門是個不大的小商店，有賣副食的櫃檯，還有賣文具的櫃檯。我就納悶了，他一隻手，那個櫃檯上面是玻璃的，那個東西是在玻璃板下面的櫃裡裝著，他怎麼把它拿出來的？我說，你跟我學學，這個肉你怎麼拿出來的？他說我找個幫手。我說什麼樣的幫手？打眼的，他告訴我。我說怎麼個打眼法？他說我那個打眼的，把服務員吸引到文具櫃檯那邊，要看這個，要看那個，看起來沒完，反正我這邊要拿不出來，他那邊就接著看。就把服務員吸引到那邊去了。結果人家這面，就這一隻手就把這塊肉拿出來了，給老師當午餐，因為看我飯盒裡沒啥菜。你說你批評他還是表揚他？

我說，你說說這個事，我說老師感謝你，你關心我，你這個事做得對不對呀？就是它的來源有沒有點問題呀？他說，老師，我錯了。我說錯了，咋辦呢？那送回去吧。我說走，老師和你一起去送。我就帶著我的學生，拿著這塊肉，我就上商店去還這肉去了。到那兒人家營業員一看，不知道咋回事。我說剛才我學生來買東西，一下拿錯了，把你這塊肉給拿回去了。我說對不起、對不起，我帶著我學生來還給你。人家營業員瞅瞅我，瞅瞅我那學生，心想這咋回事？再瞅瞅他櫃檯那玻璃磚，那個玻璃還是完整的，也沒破，再看看其他的東西還在這裡面放著，他還這樣，他怎麼拿出去的？我心話你也就別研究了，反正我們拿錯了，還給你就完了。這是我這個寶貝，真事兒，我都叫他寶貝。

再說我這邊這個寶貝，不要上山下鄉嗎？跟我說，老師，我不會洗衣服怎麼辦？衣服髒了怎麼辦？我說你攤著一個笨老師，我也不知道怎麼辦。我說這兩天你給我點時間，我給你想想辦法，我說老師不能跟你去呀！後來你說我想了個什麼蠢辦法？我給買了一打套袖，十二個。我就告訴他，兩個套胳膊上，兩個套腿上，這不就四個嘛。我說倒換著洗，洗套袖比洗衣服省事。你說笨老師教給學生一個笨辦法，這個事解決了。他說老師，我想妳，我要給妳寫信怎麼辦？我不會寫字。我說，你不會寫字，老師給你買本字典，這個責任在我。你看老師是教語文的，四年沒把你教會寫信，我說那不是老師的責任嗎。現在咱們補救補救，老師給你買本字典，你拿著這本字典，你要能把對的字查出來，你就把對的字寫上，不會的，你寫白字；再不會的，就是白字我也不會，我說老師教給你辦法，你畫圖，老師能看懂你的圖。這就是第二個笨辦法。

我這學生就上一個兵團農場，就去了。去了以後，要我說老師不能有分別心，我不是說孩子給我寄錢就好了，不是這個概念。他去了以後，我不知道他兵團每個月發多少錢。反正第一個月過後不久，就給我寄回來十塊錢，沒有信，就是十塊錢。你想想那是一九七四年，我就想，我上這個地方一共去了九個學生，誰能給我寄錢不寫信？我一想就是我這個寶貝，因為他不會寫。我說等等吧，等了幾天，這信後跟上來了。跟上來以後，我拆開一看，我就坐在我辦公桌前，我就自己笑了。我們辦公室兩個學年組，十幾個老師，人家一看我笑，想這劉老師咋的，自己坐那兒傻笑啥呀？我說我學生來信了。人家都圍過來看，說誰來的？我說誰誰誰。一看，我這端著這信，那些老師都說，我的媽呀，妳這是天書吧！說是天書，說這是啥信？我說你們不認識，我給你們宣讀。我就給他們讀。

這是告訴我他的居住環境，他住的是一個草房。人家問我，你

咋知道是一個草房？我說，你沒看他畫一個房子，這房子蓋兒是這樣的，彎彎的，就是苦著草。就告訴我，他住的是草房。然後房子前有一條小河流，這不給你畫一個河嗎，那裡有這個，就是有流水唄，有個小河流。完了怎麼怎麼的。給這些老師簡直都笑翻了，說沒有見著學生給老師寫信寫成這樣水平的，虧得你還是教語文的。諷刺我。我說老師沒能耐，教出的學生也沒能耐，就給我寫天書。然後有一個什麼圖形？就像啞葫蘆，中間細一點，兩頭大一點，這樣一個東西。他們就考，別的老師說，這個你不知道吧？這啥呀？這誰能看明白呀！我說我能看明白。他說這啥？我說這是管老師要鞋墊。我就這麼，就像翻譯一樣，我就給翻譯過來了。我說咱們把這信留著，等我這寶貝回來的時候，咱們核對核對，看看我翻譯的正不正確。後來等過了一年多，回來探家，到我這兒來。我說你這封信老師給你念念，你看看老師理解的對不對？他坐在我跟前，我就給他念。你告訴老師是幾個什麼內容，全不全？他說，老師，真對，沒有一個錯的。我說你這個啞葫蘆是鞋墊，我後來給你寄過去了，你收到沒有？他說老師我收到了，那個葫蘆形狀的東西，我是要鞋墊，鞋墊兩字我都不會寫，我就畫了這麼個圖。老師你送我的時候你不是說嗎，你寫字我認識，白字我也認識，你畫圖我也認識。我能完整的讀懂你的信。

我這兩個寶貝真是最後很爭氣、很成才，雖然那個時候沒有什麼考大學的機會，就是上山下鄉。我這個寶貝有毛病，就留城了。但是就這麼兩個原來是這個的，後來全都徹底改掉了。就是我這個寶貝，健全的，最後幹什麼？一個企業大門的經濟警察。那你說，他這個要沒改，他把大門把哪去了？那不都把家裡去了。我就挺開心，我真是挺安慰的。我想我這四年的功夫我沒有白費，我終於把他們轉過來了。我沒教他。我沒把他寫信教會，但是我教給他做一

個正常的人，他走上社會有立足之地了。我說這個例子，是想告訴大家一個什麼問題？孩子是可以教好的，孩子沒有高低，沒有好壞。就是我們教育者，你的德行、你的能力、你的水平、你的愛心夠不夠？這些你要夠了，你具備了，你的學生是非常佩服您的。我從一九六四年開始當班任，當到一九七四年，整整當了十年班任，教的又是那樣的班級。我到現在我都沒有感覺到說我的學生氣我，學生不好教，我沒有這個概念。我一直覺得，我的學生都像孩子們一樣，非常可愛。有些個問題，當你碰到的時候你怎麼樣來處理。剛才接師父之前，我們在外面，昨天中午聽我講的一個小同修，跟我說，您再把昨天中午跟我們講的，今天妳再跟大家講一講，讓大家一起分享。

我昨天我舉了一個什麼例子？就是我的小孫女上小學的時候，她們班有一個非常淘氣的小小子，他爸爸是個董事長，他媽媽是空姐。所以兩個人都工作都非常忙，沒有工夫管他，他姥姥負責管理他，現在姥姥還能管得了這淘氣包子？他是我孫女她們班第一號淘氣包，然後就是誰都不跟他一座，因為他不老實，分給哪個學生，人家家長就找老師換座。後來，老師就把這個孩子分給我孫女一座。分給我孫女一座，他就用那尖鉛筆扎我孫女的耳朵，不讓她聽課。因為他淘，他坐不住！我孫女回家就哭了，哭了以後，我兒子和我兒媳婦就問怎麼回事？孩子就跟爸爸媽媽學了。我兒子和兒媳婦就打電話跟我說：媽，這不行，咱家孩子本來就老實，他這麼一扎耳朵，那太影響聽課了，我們也得找老師換座。我說不可以這麼做，一個老師面對六十多個學生，他們班六十二個學生，她能照顧得那麼到嗎？這個學生總得有個同座，你不能把他自己單獨吊起來吧。我說他就應該是荷荷，跟我孫女一座。說了以後，我說這個問題我來解決，我就不用我兒子、兒媳婦管這個事。我說：荷荷，這

個問題咱倆解決，行不行？奶奶告訴妳一個好辦法。她說：奶奶，什麼辦法？我說，妳看沒看過那個日本的動畫片叫「一休哥」？一休哥就這麼一轉他就出智慧，我說妳就向一休哥學習，妳轉妳就能轉出智慧來，就會解決這個問題，不用爸爸媽媽，也不用奶奶，你就可以解決了。她說奶奶，我試試吧。

那時候好像是一年下學期，還是二年上學期，孩子挺小。然後過了兩天，給我打個電話，特別高興。告訴我，奶奶、奶奶，我智慧了！我智慧了！她智慧了。我說，告訴奶奶，妳怎麼智慧的？她就告訴我，她說我會方法了。她就跟我講，什麼方法？她們老師是給這些孩子每天都發星、小花，你哪方面好，就給你發哪方面的星和花。最後可能是一週一評比，看全班誰的花和星最多。小孩他都有好奇心，然後這個孩子他得不到這個東西，既沒星也沒花，他看人家別的孩子得，他也眼饞。我孫女想這個辦法，我孫女自己買一大片，又有星又有花的，老師不給他發，我孫女給他發。你勞動好了，我給你發個勞動星，粘到你手背上，人家老看著；然後作業完成了，給你發個作業星，給你粘上了。反正一天給你發，你哪個好給你發哪個星。發完了，我孫女她有智慧就智慧在下一步，這第一步還不算智慧。下一步是什麼？她跟這孩子說，你要是全天表現都好，到晚上放學的時候，這個星、這個花就歸你了；你要是哪個表現不好，比如說你作業，你又寫得不整潔，我那個作業星我就收回來，你要是淘氣了，那個紀律星我就收回來。這小孩，要不說童心童心，和咱大人他就不一樣。所以我主張給孩子一片純淨的天空，不要拿大人的框框去套孩子，我就覺得現在孩子太可憐了。就這樣，這個孩子就說，叫我孫女的名，說妳別往回收，我一天我全表現好。結果就這星和花就讓這孩子一天都表現好，一個月轉變了，各方面都上來了。給他們班上老師高興的，那都不得了。開家長會的

時候，就這個孩子的家長來開會，一進教室門，先找誰是我孫女的家長：太感謝了，太感謝了！說這孩子變化太大了，我們沒想到這麼短的時間，這孩子就能起這麼大的變化。

你說這個事情複雜嗎？簡單嗎？你到底是複雜還是簡單？你衡量衡量。你說這個事，如果一個方法，就是都不跟他一座，憑啥我孩子跟他一座？我也找老師換。你說是不是給老師出難題？另外，對孩子幼小的心靈是一種打擊和刺激，不能這麼傷孩子的心，他也有自尊心。另外一個方法，就是這麼處理了，你看孩子還轉變了，我孫女也長智慧了，兩全其美，這有多好！這要咱們說大一點，這不就煩惱轉菩提了。你還上哪去找佛法去？生活中不就是佛法，在孩子身上都體現了。同樣一件事情，兩種不同方式的去處理，得出來的結果就是不一樣，你說這有多好！所以我要不是當過老師，可能我不會這樣處理，那我也得積極支持找老師換座，怎麼能這樣呢？所以，從小培養孩子什麼樣的品德，和家長有直接關係。

我記著我孫女上幼兒園的時候，她那個幼兒園她就住的一個人一個小床，一個人一個小床，一圈那麼排的，就把邊這個小床，就挨著衛生間的門，我孫女就住在這個小床裡。我兒媳婦就覺得，你看挨著衛生間的門，那裡非常潮，還有味，你說為啥咱孩子就非得住那床？我就跟我兒媳婦說，我說咱們孩子不住，總有另外一個孩子要住這張床；別人住在這個床的時候，他家長也會有妳同樣的想法。我說建議妳還是讓咱家孩子住這。我就告訴我孫女，我說跟小朋友不能爭，有什麼好事，比如說玩具，你玩這個玩具，另一個小朋友來說我喜歡這個，你給他，你再拿另一樣玩具。大家不玩的那玩具，你玩那個不也一樣嗎？我孫女喜歡看書，我說比如說看書，妳看這本書，她說，奶奶，有時候我正看，他們就給我搶去了。我說搶去，他看書也是好事，你讓他看，你再拿另外一本看。我孫女

那時候在幼兒園，就自己在牆角找一個小凳子坐著看著書，一兩個小時她都可以不動，就那麼喜歡看書。幼兒園老師都非常喜歡她，說這孩子很大氣。後來上學了以後，老師也說，妳家孫女很大氣，說般兒般的，好像表現不到她這種程度。

還有一件事，好像是三年級的上學期，他們班要競選班幹，老師就指定幾個學生寫競選演說。是一個禮拜天，她在我家，寫完作業以後，她就寫這個東西。我說孫女，妳寫什麼？她說奶奶，我寫競選演說。我一聽，一個孩子怎這麼大的詞出來？競選演說！我說，孫女要競選總統啊？我孫女說，不是，奶奶，競選班幹。我說老師怎麼安排的？她說，老師指定我們幾個要寫演說稿，星期一上課的時候，我們每個人都要是到前面去演說，然後看看誰能當這個班幹。我說荷荷，奶奶建議妳，咱們不參與競選，行不行？我真是跟她商量，我不是命令她。我孫女說，奶奶，那我就不用寫這個演說稿了？我說妳要問奶奶，奶奶告訴妳不寫，咱們不參與競選！我孫女說，那行。就把東西收起來，這競選稿不就沒寫嘛。

第二天一上課，老師就這幾個學生你得一個一個上去演說去。到我孫女這兒，沒有稿！我孫女就說，老師，我沒有演說稿。老師說，我告訴妳寫，妳怎麼沒寫？她說，奶奶說了，不參與競選。一下把我賣出去了。後來我兒媳婦跟我說：媽，是妳告訴的嗎？我說：是啊，現在我還是這種態度，不參與競選。我說這麼點小孩，怎麼就參與這個？我說，荷荷，妳要是不當班幹，你同樣可以為大家服務，妳會做得比班幹還好。如果妳當上班幹，妳小，妳把握不住自己，妳可以生貢高我慢心，妳覺得我自己了不起，我比你們都好，你看我能當班長，如何如何。我說妳不當班幹，你踏踏實實的為大家服務。所以現在我孫女不是班幹，上中學二年級，她一直不是班幹，現在是他們班的數學課代表。



她學習比較好，她告訴我，她說奶奶，如果這道題我會，別的同學不會，他問我的時候，我應該怎麼辦？我說，那妳告訴奶奶，妳怎麼辦的？妳們同學怎麼辦的？她說，大家都說，自己會就自己會，不能告訴別人，告訴別人，別人會超過你的，那考試排名次你就排後面去了。我說，荷荷，那妳怎麼辦呢？我孫女說，我現在對這個問題正在認真思考，正在認真思考。我說妳思考出來答案沒有？她說，現在我就想，如果我要問奶奶，奶奶肯定告訴我，誰問你都告訴。我說，對了，妳這個決定就是正確的，這道題要是十個孩子不會，妳就給十個孩子講十遍，妳自己的知識紮牢了，同學妳也幫助了。這就是為同學服務，從小不要自私，應該大度，這樣和同學才能處好關係，同學才能喜歡妳、支持妳。她說奶奶，真是的，現在我雖然不是班幹，好像我說話比我們班長說話都好使，他們管不了的事，只要我說說，我們同學都可聽了。我說對，妳就接著按現在這個路子走，咱們什麼也不爭，什麼也不搶，好事都給同學，然後別人不愛幹的事兒，咱們來做，這才是正確的。所以我就想，一個孩子靠你教育怎麼引導，一個社會教育，一個家庭教育，一個學校教育，這三者結合起來，這個孩子他會走正路的，只是你怎麼引導而已。

我現在我感到，我們的教育好像走進了一個誤區，就像一個怪圈一樣。今天，我剛才不是說，我今天有個小題綱，就是大家希望聽我講講這方面的事，我怕我忘了。昨天一開始不都出小花絮了嘛，大腦真空了，今天我說別出花絮，影響直播，所以我就弄個小題綱。我說這個怪圈、這個誤區在哪？一個是，這是大家都切身關心的事情，因為我們在座有很多都是家長，家裡都有孩子在上學，無論是小學也好、中學也好，大學也好，都面臨到這個問題。一個怪圈就是重點校、重點班。這個問題，是不是現在，就是分重點校、

重點班，好像二十年以上時間了吧！我記得我當校長那個時候就開始弄這個東西了，但是那時候不像現在這麼嚴重。你這樣分的結果，必然是把孩子分成三六九等；另外一個結果就是家長的神經一下子高度緊張，都希望自己孩子上重點校，上重點校又希望分到重點班。怎麼辦？竭盡全力，要麼是托門子、挖關係，要麼就得是這個，反正只要我把我孩子送進去，就OK了。至於孩子能學得怎麼樣，他不去管，只要能進去就行。這是第一個怪圈。

第二個怪圈，就是現在我覺得已經嚴重到極處，漫天遍地的各種各樣的班。你們家的孩子是不是也參加班？我孫女就問我一個問題：奶奶，現在這班咋這麼多呢？學習好的也得班兒，學習不好的也得班兒。我孫女說：我會了，我不去班行不行？我說，跟媽媽商量，奶奶不同意妳上這個班兒。我兒媳婦就跟我說：媽，妳可別這麼教育引導孩子，人家都上這個班，你說咱孩子不去，那不落下了嗎？妳這麼說，你看孩子還挺聽妳話，妳這不是誤導嗎？我說，我不是誤導，我這是正導，將來妳們就會明白的。你說有的孩子上班，上各種各樣的補習班，大書包背著，星期、禮拜天都得不到休息。

有一次，認識我的一個我的同事跟我說她沒時間，說劉姨，妳替我帶孩子去補習班補習補習。我告訴你我那天的經歷，我就帶著這個孩子去老師家補習了，是一個老師的家裡。這個老師他是怎麼安排的？你看一個星期天，他是兩小時換一班。這兩小時是這兩孩子，下兩小時那兩孩子，就一天他是兩小時、兩小時這麼排下去的。一個人有多大的精力？他累不累？他疲勞不疲勞？我帶這個孩子去上課的時候，兩個孩子，我們這是女孩，那個孩子是男孩，兩人對坐坐著，老師就像我似的，坐在正面，這兩孩子擱兩邊。所謂的辦班補課，這我看見的，就是這麼補的。老師有這麼厚一摞子卷子

，拿出兩張，給這孩子一張，給那孩子一張，就做這個卷子。學習好的，腦袋快的，兩個小時這張卷能做三分之二都不錯了。我估計要完全做完，都不太可能。你要是腦袋慢的，學習不太好的，一半都做不上。這兩個孩子就擱在這兒做卷，兩個孩子做卷的過程當中，辦班的這個老師就這麼趴在桌子上睡著了。我坐在沙發上看報紙，就我們四個人。我就想原來辦班現在就是這個辦法。

辦完班，兩個小時了，我出來，我問這個孩子，我說妳有啥收穫？那個卷子的題妳會不會做？她說有的會，有的不會。你會了，你也就會了，你不會，你也就不會，兩小時到了，你就得撤了，人家那倆又來了。我就帶著孩子回家，坐公共車回家。下了公共車，沒走上一百米，人家她媽媽打個車來接來了，幹啥？上下一個班，告訴我下面還有兩班。你說這孩子，咱就按三個班算吧，兩小時一班，這一個禮拜天，六個小時，還不在一個地方，你說孩子苦不苦？大人苦不苦？我說現在的孩子生長在這個時候，比我們那時候太痛苦了。所以我說現在，兒童沒有兒童的樂，青年也沒有青年的快樂。我非常想咱們負責教育的領導同志也好，還是教育工作者也好，大家發發慈悲心，救救這些可憐的孩子，別讓他們六歲開始，我說不好聽，我舉一個例子，就像農村那不有磨嘛，拉磨。小毛驢蒙上眼睛，給牠套上那個東西，牠就圍著這磨就這麼轉啊轉啊。我說現在孩子六歲就套上這個東西，你就拉吧，沒完沒了的，什麼時候是頭？多麼痛苦。他哪有童年的快樂，哪有童年的樂趣？

我孫女長得很漂亮，大眼睛毛嘟嘟的，眼毛特別長，她姥姥就因為這個引以為自豪，覺得她外孫女漂亮。結果現在弄個小近視，兩個小眼鏡卡上了，她姥姥看到的時候差點沒哭出來。後來跟我說，我一看這孩子跨上小眼鏡，我心裡可難受了，我們這麼漂亮的兩個大眼睛，你說跑到鏡子後面去了。你真是累的，那個作業沒完沒

了的，那麼厚，都是卷子，哪個不做都不行。我指導是什麼？我告訴我孫女，我說這一厚摞，挑出來一張、兩張，然後從這一張兩張裡，再挑出一道題、兩道題，妳這兩道題妳做完，OK，妳作業就完成了。孩子告訴奶奶，不行，老師要檢查的，這些挨張都得做，會也得做，不會也得做。我說妳有沒有不會的？基本沒有，我都會。你說已經會了，還得一張不落的去，你說孩子的負擔重不重？所以如果我說現在做為教育工作者，良心發現，可憐可憐這些孩子，不要再辦這些這樣那樣的班了。我知道我現在面對鏡頭，直播，我真是又得罪人了，那不是斷人家財路嘛！就我帶那個孩子去上兩小時課，這兩小時說是很便宜很便宜了，多少錢？一百五十塊錢，一節課，兩小時。人家說那三、四百的那多著了，您這都是便宜的。嚇死我了，怎麼能這樣？

我孫女有時候反抗，這也是我告訴的，真是的，真是奶奶沒出好主意，奶奶捅咕。不敢直接說，直接說怕影響孩子前途，人家有爹有媽，我畢竟是奶奶了。孫女有一次跟我說：奶奶，奶奶，我反抗了。我說妳怎麼反抗的？媽媽說要給我辦個什麼班什麼班，問我報不報？我說，妳咋說的？我說報唄。她媽說那明天我就去給妳報了？我孫女說，報唄，妳報妳去學。跟她媽媽說妳報妳去學。她媽媽當時就愣了，說妳看，給妳報的班妳讓我去學，那怎麼回事。我要說我不去，不讓妳報，妳也不行，妳非得要報；那我也不阻攔，那妳就報，報完了，妳去學去吧。結果這一次成功了，這個班就沒給報，我孫女就沒上這個班，要不就又增加了一個班。就是這樣的。

所以現在我就覺得，真是這個班太多太多，五花八門的，給孩子們就套這個緊箍咒裡，真是比孫悟空戴那緊箍咒還難受，你說多麼痛苦的一件事。你說他們整個的成長過程，是不是失去了快樂和

天真？本來孩子童心，我就主張，我孫女上我家，我說孫女，別忙著寫作業，玩，奶奶陪妳玩。我倆下下什麼五子棋，講講故事、讀讀書。原來是她小的時候，我倆讀童話，我給她讀一篇，她給我讀一篇，就這樣交流。比如說像作文，前幾天我記得我說過一次，作文你怎麼輔導？我教過語文，現在我不會輔導。我怎麼辦？我就跟她挑字組詞，字典一翻，你從裡面挑一個字，咱倆組詞。春，我說春天，她說春色，然後再擴展，我說春天來了，她說春色滿園，就這麼一點一點擴一點點擴。就用這一個字擴成一個小短文，然後再擴成一個大文。她還高興，倆人像玩似的，你一言我一語的，我說我服老了，是不是？它效果在這兒！我孫女作文好，沒有人誰認真去教她。

所以我說教育這個問題，真是得提到日程上了，真是一件大事。我在這裡，我不好說太多什麼什麼什麼，因為我畢竟現在離開了教育崗位，但是我深知教育得需要是改革也好，還是怎麼也好，這個詞我沒想好。反正按目前這種狀況，肯定是不行的。這樣培養出來的不是國家棟梁，不是有用的人才，把孩子們培養得都有些畸形。所以這個涉及到面太大太大，家家有孩子，一代一代的，如果不是棟梁之材，是什麼材大家可想而知。

還有一個，就是孩子們從小到大，他的思想被禁錮著，他的心理是不健康的。為什麼？我前些天看電視一個新聞，好像講的，說現在全國的大學生得憂鬱症的比較多，他當時就說出一個比例數。你說這種情況，這些孩子們能健康成長嗎？現在上大學了，我聽我周圍的，我的學生回來也跟我說，因為我學生的孩子都已經上大學了。跟我說，他說早戀、墮胎、不負責任，兩人說好租個房子搬一堆住去了；不好，拜拜了。有的甚至因為這個，失落、無望、自殺，什麼情況就都產生了。比如說，最現實的，這大家都是切身有體

會的，你的孩子如果現在是大學四年級念到大三了，大四的那一年基本上是荒廢的，沒有幾個多少去上課，去完成學業，幹什麼？開始東奔西跑，為畢業後的工作開始奔波。是不是這種現狀？這樣，大學四年畢業他應該學到的知識，他是學了三年，第四年禿嚕過去了。你說這樣對孩子有什麼好處？所以我覺得現在的孩子真是很可憐，咱們家長不要給孩子再增加負擔，要從正面的引導教育。怎麼解決這個問題？承傳傳統文化，把我們老祖宗優秀的東西發揚光大，把孩子們引到正確的道路上來。這樣，我們的國家、我們的民族會愈來愈興旺發達的。

這是我跟大家說的，就是大家希望聽聽我看法的第一個問題，關於教育的問題，我就說到這。我就大聲疾呼，給孩子們一片純淨的藍天。

第二個，我想跟大家說說，就是有同修跟我說，對義工說點什麼。我這兩天我真是想，我看大家很辛苦，我真想面對面的跟大家說點什麼，我真是非常非常的敬佩你們、讚歎你們。你們的工作實在是太了不得，不要小看迎來送往，小看我準備準備飯、我掃掃地、我收拾收拾衛生，這些都是小事情；但是在這裡，從我們義工角度來說，絕對不是小事情，你們真是功德無量，我真是真誠的感謝你們。我來到這裡，我有個什麼感受？我覺得，修學佛法的人來到這裡，就像回到了自己的家，你們就是在這家裡留守的親人。外面歸來的親人回到家裡，有熱熱呼呼的飯菜，你們一張張笑臉，對從外面回來的親人們，真是一種心理的安慰，真是起到了這個作用。我想，這裡不但是家，實際上是阿彌陀佛接引站，是我們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的一個中轉站。大家來到這裡，體會到了家的快樂，極樂世界的快樂。來到這裡沒有陌生感，是不是這樣？這是和你們的工作分不開的。以前你們這樣做的，現在這樣做，將來還這樣做，你

知道你結了多少善緣、法緣、佛緣，將來西方極樂世界有你們的位置。阿彌陀佛！

還有，現在義工們很辛苦，在碰到這樣的問題時怎麼處理？昨天有一個同修跟我說的，就是比如說，道場我們這裡需要義工來為大家服務，那面我們的義工也有親人，也有家屬，也有父母，也有公婆，而且父母、公婆可能面臨著年齡比較大了，這怎麼辦？怎麼來處理這個關係？

我說，佛法是圓融的，就像一杯水似的，你倒圓杯裡，它是圓形的，倒在方杯裡，它是方形的，你不要把它搞僵化了。有的說，我要是父母住院，我去伺候父母，這邊道場，義工我可能就來不了，一個人不能分身，是吧？現在咱們還沒有修到那種程度的，不能把自己分身，這個我也照顧到了，那個我也照顧到了。怎麼辦？你不要有負擔，關鍵在於你的起心動念，你的真誠心。你的真誠心發出來，你在道場做義工也好，還是你去醫院伺候你的父母也好，都對，都阿彌陀佛，功德都一樣大。假如說讓你選擇，我建議你掂量掂量，這一面如果是那麼多義工，大家可以串換著，如果缺你可以打得開點。那面父母住院需要你去照顧，你選擇去醫院照顧你的父母，要在老人的身邊盡盡你的孝道。因為我現在也屬於老年人的隊伍裡的，我特別體會到老人的心理活動。在那個時候，可能他希望兒女能夠守在身邊，你哪怕一句溫暖的話，她都會感到很欣慰的。你能把你的父母、公婆，乃至於一些孤寡老人護持到往生西方極樂世界，你就是功德無量，你就是佛菩薩，沒什麼可說的，真是這樣。所以你們不要有負擔，說我到底是護理父母對，還是在道場服務對。沒有對錯，是不是？對、錯都是你心想生的。你在道場為眾生服務，你到醫院去還是為眾生服務，你父母也是眾生之一，你把你的心量擴大，虛空法界一切苦難眾生都是你的父母，這個問題就解

決了，你就沒有負擔了。這是今天我要說的第二個問題。

第三個問題，可能我就說得快一點了，因為我想今天是第四講，是我來香港以後的最後一講，我就想把這個問題說得透一點。下一個問題就和我們修佛有關係，有直接關係了，我就想講個什麼問題？就是修學佛法的終極目標。就是你到底你認沒認識清楚，你為什麼要修習佛法？為什麼要修行？

終極目標就是回歸自性。這是我們學佛人的終極目標。昨天晚上，師父上人在講《無量壽經》的時候，特別提到了這個自性的問題。六祖惠能大師當他證悟以後，悟道以後，他不就說了那五句話嗎。這五句話，因為我怕我又弄花絮，所以我把這五句話寫出來了。就是「何期自性，本自清淨、本不生滅、本自具足、本無動搖、能生萬法」，這就是回歸自性，自性就是這個。我們的自性人人都一樣，不但人人都一樣，和阿彌陀佛都一樣，是清淨無染的，只有我們的習性是染污的，它障礙了自性的顯現。所以我們怎麼回歸自性？很簡單，兩字，「放下」，放下你就回歸自性了。放不下，你就是習性它在主導；放下了，自性就成為主導。怎麼放下？放下什麼？你要是不放下，你回歸不了自性。為什麼這樣？因為它有障礙，有障礙，你怎麼能回歸自性？所以你放下了，你就提升了你自己的境界。你境界提升了，你在修佛的路上你就在前進，就在大步的向前進。境界不提升，你要說我就維持現在水平，維持不住，你是會後退的，不進則退。所以說咱們一定要恢復自性。

怎麼樣來恢復自性呢？剛才我說，就是放下。放下什麼？老法師告訴我們的那十六個字。那十六個字大家都知道，自私自利、名聞利養、貪瞋痴慢、五欲六塵。不要單純看這十六個字很簡單，你一個一個和自己對號，你放下了哪個？哪個放的還不夠？哪個還沒有完全放下？自己一定要對號。對明白了，趕快往下放。你像我，



生死都放下了，就這些個對我來說不算障礙，它障礙不了我，我對這些不感興趣了。這樣你徹底放下了，你自性就顯現，你境界就提高了，最後你就圓成佛道了，就是這麼一個過程。是不是這樣？大家琢磨琢磨。

現在最最重要的問題，我們不說這十六個字，咱們就解決一個問題：貪。大家想想，你周圍的親朋好友，包括咱們自己在內，你貪不貪？包括佛法。貪佛法都不行，何況你貪別的，佛法最後都得放下，是不是？法無定法。生活和佛法是一不是二，你要是愣把它區別開，那就錯了。所以放下這個問題，咱們大家要提到日程上。你從什麼地方開始放？我自己的做法是，我從最難的那件事情開始放。我告訴你們，我最難的事情是什麼？就我和老伴子的關係。因為我老伴子他是非正常之人，他的為人處世和我是截然不同的。一開始，我非常生煩惱，我看不慣，我就覺得人怎麼這樣。現在我轉心態了，我就想我必須得在這個問題上，這一關我必須要過。我怎麼過來的？一，我老伴子是非正常之人，我不能用完完全全的正常人的尺子去量他，那對他不公平。第二，我老伴是阿彌陀佛派來的特使，來改我的習性的。因為我在家是老姑娘，我嬌生慣養長大的，我沒受過委屈，那我也很強很強的，別人改變不了我。我老伴四十四年，把我改變到現在這種程度，你說他不是阿彌陀佛派來的特使嗎？

所以那天我不是說，我想明白以後，我就給我老伴寫了那個詩。我就說「我家大菩薩，名叫劉明華，今生來助我，我要感謝他」，這是我發自內心的。我老伴看了非常生歡喜，因為我以前很少表揚他，我盡指責人家，你這個不對，那個不對，這個東西放的不對，那個東西放的不對，弄得他也煩惱，我也煩惱。現在我倆特別好，我真是告訴大家都是真實情況，現在我倆可和諧了。我看他也順

眼了，他看我也順眼了，誰也不挑誰的毛病了。我這次來香港，我老伴子絕對支持，百分之百支持。他年前有一點腦梗，打了半個月的點滴，吃藥來著。我這次來，我事先我跟我老伴說，我說我這次去我有點不放心你，你說剩你自己在家的，在這種時候我出去了。我老伴說沒關係，沒關係，我就念阿彌陀佛，阿彌陀佛照顧我，你放心的你上香港去見師父吧。你看多好！

所以，一定要改變自己的心態，不要去力圖改變對方。這個問題是我四十多年遇到的，我認為是最大的難以逾越的一個難題，現在解決了。這個問題解決到現在，可能也就不到半年時間。這半年氣氛完全變了，他高興，我也快樂，無憂無慮的。你說兩個人在一起，每天都面對面，你說成天你扭鼻子，他瞪眼睛的，多難受！現在好了，他看我像菩薩，我看他像菩薩。真是這個問題就解決了，這就是我的經歷，就從最難辦的那件事情上做起，來突破這一關，放下。人家不是說，就像家裡一本經，很難念。要麼就像我一九九三年、一九九四年那時候想逃避，我想出家，我離開你。現在這種方式、方法，遠比那種方式、方法要好的多。我把自己家裡這本難念的經念明白了，「一經通了百經通，通了自有智慧生」，真是「辯才無礙多自在，妙裡生花樂無窮」。我真體會到了，真是這樣的。

你看我這幾天面對大家，我講的這些，我除了今天有個小卡片之外，我沒有別的東西。真是三寶加持，師父上人的加持，我心裡明明白白的，不是我劉素雲有本事，我會說、我口才好，不是這樣的。我性格是一個非常非常內向的人，我能面對鏡頭說這麼多話，我自己都想不到。我從二〇〇三年那張碟出來以後到現在，我覺得我整個人的性格，變化是非常非常大的。從一個不願意說話，很少和人接觸的人，現在我要面對好多好多我的同修們。我就想，既然

是這樣，阿彌陀佛給我這個使命，給我這個任務，我一定要給我的同修、給我的親朋好友、給虛空法界一切苦難眾生帶來快樂，讓他們堅定念佛的信念。真是這樣的，我確實是這樣想的，我現在也向這個方向在努力。

我再給大家說戒、定、慧，我覺得這個也是題內的話，我為什麼說這個？這幾個字說起來也很簡單。這個戒定慧究竟怎麼個戒定慧法？你要弄明白了，你就又前進了一步。大家如果看過《六祖壇經》，有兩個戒定慧的解說法，一個是神秀大師的，一個是六祖惠能大師的。神秀大師的戒定慧是怎麼說的呢？是「諸惡莫作名為戒，諸善奉行名為慧，自淨其意名為定」，這是神秀大師的戒定慧，這個戒定慧是接引上乘人的戒定慧。咱們再看看六祖惠能大師的戒定慧，六祖惠能大師的戒定慧是「心地無非自性戒，心地無痴自性慧，心地無亂自性定，不增不減自金剛，身去身來本三昧」。你看看，層次是不是提升了？六祖惠能大師的戒定慧是接引最上乘人的。一個是接引上乘人的戒定慧，一個是接引最上乘人的戒定慧。我們在修學的路上，如果能修到六祖惠能大師戒定慧這個標準，你肯定是最上乘人，你肯定往生的時候是上品上生，你肯定作佛。是不是這個道理？反正這個，我修學的不是那麼太深刻，理解的也不一定完全正確。如果我說對了，謹供大家參考；說錯了，是我個人的問題，因果自負。

我再想跟大家說，有三句話，我是挺喜歡。說「見聞轉誦是小乘，悟法解義是中乘，依法修行是大乘」，又是三個層次，是不是？最後如果我們都能依法來修行，你就是大乘。就是大車、中車、小車，你坐哪個車？咱還是坐大車唄。一定要把自己修行到如如不動，外面不說八風吹不動也差不多。現在我比過去有進步，就是什麼？外界對我干擾不大了。就是你說我好，也阿彌陀佛，你說我不

好，也阿彌陀佛。我已經做好思想準備了，就是我現在面對鏡頭直播，講這些話，肯定有讚歎的、有反對的，罵我的人不會少，是不是？因為我得罪人了。沒關係，我的心是清淨的、是坦誠的，我沒有為我自己，隨著時間的推移，一切都會得到見證的。

關於剛才我說「放下」，從最難的開始放。然後你放的愈多，你的戒定慧體現得愈明顯、愈深刻；不是說我們面壁打坐，那叫修戒定慧，不是這樣的。實際你每天你的一言一行，你在跟別人說話，甚至你在給別人講課，你都是在定中。我告訴你們，你仔細觀察觀察咱們的老法師，他就是在定中。你看到沒有？老法師照樣跟我們談笑風生，是不是？他過著普通人的正常生活，他就生活在我們中間。什麼叫戒定慧？什麼叫在定中？你就看老法師的樣子你就看到了。我們如果不在定中的人，他的心是浮躁不安的，就像大海的波濤一樣，起起伏伏、起起伏伏。在定中，他就像那平靜的湖水一樣，像一面鏡子一樣，你多大的風浪都吹不起他的波紋來，這就叫在定中。我原來我不知道，我也體會不到，我也做不到。我現在讀經、聽經聽明白了以後，我就往這方向努力，我覺得太妙了，那種感覺真好。別人怎麼的和我都沒關係了，我就定了一條什麼標準呢？我的目標是往生西方極樂世界，我要今生了脫生死，我要給虛空法界的眾生做一個好榜樣。其他的事和我這個事有沒有關係？如果它能幫助我這個目標，好！我關心這件事；和我這件事、和我的目標沒關係，任何事和我沒關係。一個人生活在這個人世間，你想讓大家都讚歎你，不可能；你想讓所有的人都罵你，都毀謗你，也不可能。

我在這方面，我今天早上我跟我的佛友說，我說老法師真是給咱們做了好樣子，老法師這一生真是不容易，你們能體會到嗎？真是不容易！老法師吃完飯以後，我們坐那嘮的嗑，真是受用終生。

很簡單的話，輕言慢語的，你要是不注意，一旦過了，你啥也沒聽著。你仔細聽，你聽懂了以後，太受用了，真是這樣的。我希望老法師每一句話大家都仔細琢磨琢磨，每個人受用的程度會不一樣的。會聽的，可能一句話你聽懂了，你就悟明白了一個道理；不會聽的，你聽一百次，最後你還是零，你什麼都沒得到。我們身邊守著老法師，如果我們就空空而過，最後我們兩手空空，太可惜了，太可惜了。老法師一點不保守，他把他要跟我們大家說的話，現在已經是很直白的告訴我們了。因為我記得老法師有一次在哪張光碟裡說，就是現在這個時間、這個時空點，原話不是這樣的，意思是這樣，說如果我不把我知道的事情告訴你們，我對不起你們。老法師把話說到這種分上，你們還不理解嗎？所以希望大家振作起來，一定要精進精進再精進，切不可得過且過，鬆懈自己，總是我還有明天呢，我還有明天呢。你就想「今天脫了鞋和襪，不知明天穿不穿」，就現在的情況，如果阿彌陀佛站在你面前，你怎麼辦？況且你能不能把阿彌陀佛念到、念來？你的自性阿彌陀佛你能不能念出來？你現在拿沒拿到通往西方極樂世界的通行證？如果你拿到了，都不可以鬆懈，你還有任務，你要度眾生的。如果你現在沒有把握，我沒拿到，你更不能鬆懈。

還有多長時間？我跟佛友們曾經開個玩笑，我說我前些日子到閻王爺那去溜躑了一趟。實際我說這是什麼意思？就是我病重的時候，真是顯現這個境界了。我是用開玩笑的口氣跟大家說的，實際是我見到了，我真是上閻王爺那去了。好像是，我不知道具體的是怎麼事，好像就是一個門，就這麼說，有兩個把門的，攔那兒站著，不像咱們現代人這個穿著打扮。然後我去，我就想進這個門進這裡面去，這兩個把門的不讓我進。我不知道怎麼回事，我也和人家也不認識。我這個人到哪都是比較守規矩的，如果我做錯了，那是

我沒懂，我弄錯了，我不誠心去做壞事。我就跟人家說，我要進去。人家那倆，人家是有任務的，人家是把門的，那對呀，人家不讓我進。我不知道我從我兜裡「嗖」的就掏出來一個什麼東西，好像是一個什麼東西，我給大家比量比量，就是上面這樣式的，帶個尖，然後這樣的。像什麼呢？就像包公判案的時候，就是那個小木頭片，往下扔的那個東西，就像那個東西似的。我嗖一下就從兜裡掏出來，原來我兜裡我沒有這個東西，我不知道我怎麼掏出來的。我就掏出來，我就這樣的，這兩個把門的就讓我進去了。

進去了以後，我就走啊走，好像是十個殿似的，因為過去沒去過，這第一次，我也不知道這種感覺是不是真實的。去了以後，就各個殿不一樣，十個殿十個樣。有的地方，咱們說就像從地板一直到天棚全都是那線裝書，密密麻麻的，一摞一摞一摞非常整齊，好像還有個管理員似的。我就給他起個名叫管理員，我當時給人一頓表揚。管理不好的那個殿，就像蜘蛛網似的，都是蜘蛛網，當時我給人一頓就是批評，說你不合格，你管理得不合格。我也不知道咋回事，我心裡話，我是誰，我管人家幹啥呀。這樣就見到閻羅王了。我就想，電視裡演的閻羅王和真閻羅王不完全一樣，不是那個形象的。我好像和人家也不生疏，好像認識似的，也不害怕。閻羅王就說，你幹啥來了？我說我來看看。閻羅王說，妳也不是這夥的，回去吧。就把我打發回來了。我就跟佛友開玩笑就開這一段，我說我見到閻王爺了，閻王爺說我不是他那夥的，讓我回來了。這也可能就是我病重，人家都要送我往生，最後我沒往生，我又回來了，是不是就是閻王爺把我打發回來的？因為我走錯地方了。後來我想，對了，我是西方極樂世界那夥的，閻王爺他大概不管我吧，我就這麼就回來了。

所以說咱們真誠心修行，真是有一種至誠感通。我今天聽有的

佛友說，有的佛友在修學的過程當中很追求神通。我在這裡再一次跟大家說，前天我說過一次，千萬千萬別追求神通，這個通不是你追求來的。你要追求神通，肯定你著魔，弄得你神魂顛倒，你精神都能失常。老老實實念佛，和佛菩薩溝通，這種是真實的至誠感通，它和你追求來的神通一點不一樣。我感受到了，所以我告訴你們，你們要是聽勸，千萬千萬別追求神通。沒有境界的境界是最好的境界，你不要老追求人家會什麼人家會什麼，都是假相，虛幻的，只有了脫生死是真實的。你為什麼不把握住這條正確的道路？不要走偏了，走偏了太可惜了。這是我在這裡再一次強調這個問題。

我下面要說什麼一個題目？現在這個時空點，形勢如何變化我們大家都耳聞目睹，都看得很清楚。現在的災難就在大家的眼前，不能再掉以輕心，我們修佛人怎麼樣來對待這個問題？不驚慌、不失措，老老實實念佛，為眾生祈福，這是我們應該做的。因為我們有依靠，我們的依靠就是阿彌陀佛，就像在汪洋大海裡那一葉小舟，有阿彌陀佛給我們掌舵，我們會順利的到達彼岸，那就是我們的家鄉，西方極樂世界。你不用怕，老法師過去曾經講過，就是汶川地震以後，有人說汶川地震不有好多念佛人都死了嗎？老法師在一張光碟裡，「學佛問答」吧，是這麼解釋的。你看是都死了，這個人也死了，那個人也死了，但是他的去處不一樣。聽明白沒有？同樣你從表面上看、用眼睛看，這些人都死了，但是去處不一樣，你該生天道，你生天道；你該去極樂世界，阿彌陀佛把你接走了；你該上三惡道，你就上三惡道。我們學佛人多麼幸運？誰是我們的慈父？阿彌陀佛！誰是我們的大醫王？阿彌陀佛！所以這個問題我們明白了，我們在不管發生什麼樣的事情，我們都會如如不動，該我們走的時候我們就走，該我們到哪我們就到哪，多好、多瀟灑、多自在。你現在就一心一意把自己的心定在一句阿彌陀佛佛號上，你

就想，那麼多那麼多受苦受難的眾生等待著我們去救度，你有一分力你就發一分光，不留什麼遺憾。這是我要說的這個問題。

下一個話題，我想請我們諸位同修珍惜這大好的機緣，不要錯過。我反覆說這件事情，我想我昨天說，有十個人聽明白了，我今天說，可能有二十個人聽明白了。我不想失去這個大好機緣，所以我就抓住每一次機緣，我都要跟大家說這件事。不要錯過這個機緣，這次的機緣錯過了，可能以後就沒有這樣殊勝的機緣了。到那個時候你們就明白我說話是什麼意思了。現在我想，我們諸位同修在念佛、讀經、做佛事的時候，別忘了，發出你的真誠心，祈請淨空老法師常住世間，別忘了這件事情。在這裡，我不知道我這話說的大不大，我代表虛空法界一切苦難眾生祈請老法師住世。阿彌陀佛！

最後一個話題，這是涉及到我個人的，就算我有點自私吧。我想跟大家怎麼說，自從老法師和我通了電話，和在網上多次讚歎我以後，到現在，我如實的告訴你們，我整個生活規律打亂了。佛友們特別希望見到我，我非常理解你們的心情，我真是我發自內心的，我愛你們每一個人。但是我告訴大家，這件事情這一陣高潮掀起以後，我們要恢復平靜，還要老老實實落實在念阿彌陀佛上，落實在為眾生服務上。這把火，我們應該讓它漸漸的熄滅，要降溫，我是這麼主張的，大家要降溫。你們現在看到我了，我現在有幾張光碟，等老法師鑑定之後，可能就正式的流通了。那個光碟裡不就是我嗎？我要說的，我向我的老法師學習，我毫不隱瞞，我不管說對也好，說錯也好，我這次真是敞開心的說，因為有老法師攔那給我兜著，我心裡有底，我敢說。所以你們在光碟上看到的也是真實的我，你看我現在的外貌，我告訴你們不如春節以前，我春節以前比現在胖，比現在精神頭好。我這一個多月，我如實的告訴大家，我



有點疲勞，真是這樣的。因為原來我的生活規律是很有秩序的，我就是聽經聞法、讀經念佛，真是這樣的。

這一個多月以後，大家要見我，我不能拒絕。就在我們哈爾濱有一次他們請我去講，在天鵝飯店那邊借了個地方。我去了以後一看，哇，裡裡外外全是人，那一天沒講成，為什麼？人去的太多了，擠黃了，弄的去的這些佛友們都非常失望。最後我站在那個院裡，大家圍著我，想跟我說啥說說，想跟我握握手的握握手。我就想，我何德何能，讓這麼多人來圍著像眾星捧月一樣捧著我，我真是很慚愧。甚至昨天，我在樓下的時候，有個老菩薩說，我摸摸你的手。好像摸摸我的手她都感到很幸福，隨便摸，是不是？我就把手伸出去，握著她的手，有的我拍拍她。我就想這可能對她們都是一種安慰吧。我知道我自己什麼都不是，我就是一個凡夫，但是我是一個老實念佛的凡夫。我要回家，我就要回家，我就這個我堅定不移。所以我希望大家能理解我，我不希望讓我東跑西顛，我也不希望你們東跑西顛。

我聽說，北京有個佛友想專程到哈爾濱來，到我那去，幹什麼？他聽說我寫了一百零八本阿彌陀佛，他想去要一本留紀念。我告訴你，還不到時候呢！人家告訴我了，這一百零八本阿彌陀佛是幹啥用的？是我往生以後給佛友紀念的。我現在沒往生，還不能留紀念。你別千里迢迢的從北京跑到哈爾濱，為了要這一本阿彌陀佛。到時候你有緣你肯定能有。一家一本不夠，一家一篇，一家一行，是不是？總能夠吧。如果你們喜歡，我不是推銷這個東西，如果你們喜歡，肯定你們會得到的。我這次來我是給老法師帶來一本，就是我一百零八本的第一本。真是這樣的，那天我說了，我見老法師，我沒有紅包供養，真是的，我就把我自己寫的東西，自己記的東西供養給老法師，我覺得這也是我的一片真誠心。老法師不會挑我

的，他會理解我的，我也知道師父的心。所以我就拿這個來供養。

最後我想跟大家說，佛法對每一個人都是平等的，佛菩薩對每一個人都是平等的，不是佛光普照我，不普照你，不是的，佛光是普照的。你查查字典，那個「普」字是怎麼理解，都能照得到。如果你的心不清淨，你感受不到，佛力加持不上你；如果你心清淨了，你就會感受到，你時時刻刻都沐浴在佛光普照當中。那個溫暖，非常好。到時候如果你們感受到了，你就想，我終於知道到了，為什麼說「學佛是人生最高享受，念佛是人生最大快樂」！你只有親身體會了，你才能真真切切的知道佛法奧妙無窮。

最後，我想用幾句話來結束我香港之行的交流，這幾句話就是「法語普天下，遍地開蓮花，看你悟不悟，悟了即到家」。阿彌陀佛！謝謝各位。